

眞西山先生集

一





真山西先生集

(一)

真德秀撰

本傳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曰。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兼禮部郎。言敵有必亡之勢。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侂冑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八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爲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願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餽。皆爲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靡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卽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閒。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旌蔡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趙鉸。夫廉吏也。上擢鉸。夫爲監司。錢夫具表謝。并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侍上於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暨。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諡文忠。德秀身長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爲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傾洞奔擁出迎曰。真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

觀衢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擯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凶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苛亦甚矣。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原序

儒者有明體達用之學。而道之行否。因乎其時。故孔子以用行舍藏許顏淵。而孟子論聖之時。亦以仕止久速爲言。蓋進退不失其正。非聖賢不能也。乃若立乎人之本朝。則必思行其道。道有時而未可行。則益求其所學。不汲汲於進用。而爵祿不能動其心。不戚戚於退處。而道德益以充其養。入以告其君。責難陳善。竭忠盡而無所隱。出以治其民。己飢己溺。勤撫卹而不憚煩。學術正大。足以繼往而開來。文章純粹。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是者。宋文公而下。惟西山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去文公未遠。其學一以文公爲宗。自韓侂胄以僞學銅善類。禁絕近代大儒之書。先生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使正學復明於世。者。先生之力居多。既登仕路。慷慨建白。時史彌遠當國。先生知道未可行。見幾引退。力請補外。宦游所至。講荒政以救民。授方略以平寇。率屬訓士。皆本所學。以見諸實用。理宗卽位。召見。首明三綱五常爲立國之本。勸帝修德講學。其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上皆嘉納。而當國者忘其異己。出力擠之。先生從容歸。益充所學。修讀書記。以爲人君爲治之門。於進退閒蓋綽綽乎有餘裕矣。旣而理宗思其賢。復召用之。乃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爲敬者德之聚。盤游玩好。皆足以害敬。其啓迪君心者。無一不出於聖賢仁義中正之旨。先生之道。雖未大行。而觀其所學。豈不卓然有體有用。得孔孟之心傳。可以繼文公後。而成一代大儒也哉。先生初登進士第。復中博學宏辭科。其爲文俊贍溜亮。粹然儒

者之言。前後奏疏甚多。皆切中當世要務。余竝錄其可誦者。著於篇。與學者共習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眞西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上殿奏劄

直前奏對

辭起居舍人狀

因明堂赦薦趙監湫

薦洪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異乞界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界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送王察推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全永叔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序

孝經集義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大學衍義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楚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吳仲本字說

銘

綱齋銘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畫師帖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辟地集

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曾宜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六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書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通浦城陳宰啓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鄭丞相啓

除福帥謝丞相啓

回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諭俗文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卷之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祭文

祭譙大卿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果州李郎中文

祭詹大卿文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一

宋 蒲城眞德秀撰

奏劄

上殿奏劄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黷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虜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

幸十數年閒。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阜隸。稍握寸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尙。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旨依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而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蹈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焚誤

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鏞。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臯。其閒。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榜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皆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卽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筆。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鑿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少道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著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按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爲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

奏卽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爲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旣深知其爲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卽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常以政最刻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擢爲鄂州錄參日。其年尙少。已爲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閒卽令彥覃前往。

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爲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閒。迺有凋郡之日。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己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爲暴橫。清修之譽。蔑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旣嘗收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旣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前守之虐。

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凶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毗。獲遂蘇息。臣不至勝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爲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爲。伏乞睿照。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劄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愬愬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國憂君之念。雖在猷猷。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蹟。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銖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竊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於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於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彙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懼。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尙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強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愜。難以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劉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穿。稿有所不能。駑馬之力。已疲。惟聞鉦則以爲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己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於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尙壅。甲兵之間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能免俸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閻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旣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欽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爲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爲。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爲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履婁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隻影。視顏在列。歸夢無形。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稗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顧瞻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旣爲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燕閒之樂。此蘄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旣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
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輜。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
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旣非眇沖擢
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尙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
能受人。故嘗卽其議論之閒。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餘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
其容貌。知爲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
旣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
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閒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醇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而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汎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旣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廡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庫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榘。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廡翼之。而刻藁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竊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

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僊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曩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眊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廂。祠先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譁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闢釋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麤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壹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勸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子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剴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旣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

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尙實體於茲。動靜循環。無往非做。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竊言亡補。其尙戒之。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爲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尙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肯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翹造之助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秣稊。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元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

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尙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撻菑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賸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旣。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剪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尙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鋼。私見一立。人已異

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螽。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人則受業於長公。退卽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窀穸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子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僂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馐。曰。吾不肉食。桑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旣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子曰。嘻。子不趨權門。鶩勢塗。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

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己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爲之蹙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阨。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子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子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閒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

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卽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卽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無閒。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薌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竊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跼蹐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真有愧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

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瞻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罪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愧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願豈少耶。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六年一作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騫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爲唐之

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煥。東西爲齋。西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埽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旣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才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卹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爲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

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共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來。婁請而不厭。予惜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爲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顏曾思輿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盡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翹足。其尙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

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細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眦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閒事也。一旦爲令，卹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呼使疾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以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旣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閒，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

而大明其視。會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旣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

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旣驅而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靡於印。執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天羹。相從於隴畝之上。礪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威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卽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日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募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矚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則。時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質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傅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旣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概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圍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竊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歎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子志其事。子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子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彜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廩廩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閒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瑩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慙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窆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敏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羸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子與湯君升伯游。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子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子尤敬焉。又三年。遇子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子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祕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閒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旣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旣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尙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真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迹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閒。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

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夔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眠物。其閒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拂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獠服狙之戒。讀者爲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眠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醜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尙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於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於誼而衷於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懼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關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效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溯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斬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迹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

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藁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子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菲桀蹠。必祖仁義。必尙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賈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蹠。祖仁義而尙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

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子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閒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窔。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遠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鳴羽。諸詩。幽憂憤歎。甚者諱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葦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旣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罍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一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旣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

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講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

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魏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防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鑿悅其技，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閫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莫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屐，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

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

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之術曰檢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箴箴誠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涵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立之道曰賴規敵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論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剡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

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歷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是以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敍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善而敍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勳業。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僧儒。其孰賢。而劉賁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

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榦。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入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蝨賊也。蝨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鬪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饑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子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瞍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子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

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爲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爲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爲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慮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足容。則慨然曰。天地閒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

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尙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子不爲子願焉。

銘

綱齋銘爲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裝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懷焉戒惕。於隱於微。我欲亡愧。匪斬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縑中閤。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開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經見也。懼爲先生累矣。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願學古自名。而其行为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天所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

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書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褻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王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尙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日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真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

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游。江澗閒。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頓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願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贈仲子。納郛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竊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竊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濃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恐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二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開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款於骨肉之情。

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亡閒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象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

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僇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願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與盜賊。

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搢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桢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桢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蛸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

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釋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

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閒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羸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於末編以待。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瑠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辟地集

黃君辟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